

MOOCs 视角的未来学校及治理

——孔子办学模式的回归

李明华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研究是一次把中国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最前沿的 MOOCs 相结合的尝试。我们研究发现, 孔子式的独立教师模式非常适合利用 MOOCs 来改造今天的学校。今天的微课程本质上与 MOOCs 无关, 但可以以 MOOCs 在基础教育发展的名义来获得社会的热烈响应。这次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教育变革, 碰巧是从 MOOCs 开始, 人们开始用技术和创新来重新审视教育的各个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必然导致主流教育市场出现课程市场, 大规模地蚕食现有学校课程供给的地位和能力。可汗学院的微课程创新提供了中国先知先觉者又一个撬动体制对课程市场封闭的武器。微课程是一个可以打入目前教育体制这个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行者。未来千千万万的微课程可以组合成成千上百门完全的网络课程, 即基础教育的 MOOCs。未来, 教师运用 MOOCs 教书, 不是讲课而是成为学生的学习“保姆”, 提供学习过程指导, 对学生学习监督, 对信息资源进行组织和应用指导。教师、家长经常“见面”, 讨论学生成长。这就是现代孔夫子。于是, 今天意义上的学校没有了, 孔夫子又回来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学习导师, 或者叫“学习保姆”。这个“学习保姆”陪伴学生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学生所修学科类课程都是 MOOCs。国家实行“现代孔夫子”认证制度。“现代孔夫子”首先必须按照国家的利益要求来筛选, 在办学过程中还要常规性地接受国家的检查监督。未来的学校教育活动都分散在“学习保姆”即“现代孔夫子”和学生们、家庭教育“董事会”以及各种社会化的教育服务机构的活动中。这些人员和机构都可称为微观的教育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活动, 经常性的活动也受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这个格局就是未来的教育治理。“校中校”提供了从现代学校模式走向未来学校模式的便捷通道。这是目前就可以实验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 教育私人产品本性日益爆发, 人民会更多地要求教育的选择权。从 MOOCs 视角来看, 未来学校完全可以做到极大地满足个人对教育的充分选择, 国家也可以通过依法治教和依法教育行政来保证教育公共效用的极大化。国家将依法治教, 法律规定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的作用是: 制定课程和各年级学生的学习标准; 规定若干意识形态上的规范; 保证没有一个学生被抛在达标的教育过程之外; 制定课程结构方面的规定; 认证“现代孔夫子”。如果中国在教育开放上顺应教育技术的发展和人民富裕对教育日益提高的要求, 那么中国教育培育的人将是: 有独立思想, 有创新精神, 有多样化知识和训练。这样的人会帮助实现中国梦, 把中国推向世界的创新中心。

[关键词] 孔夫子; 慕课; 微课程; 教育市场; 校中校

[中图分类号] G4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5)03-0011-10

一、引言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 我们创建了基于课程认证的课程市场与大

学(内部课程供给)的替代关系理论, 预测了课程市场的出现(李明华, 2011a, 2011b)。恰巧, 我们碰上了以 2012 年为元年的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Pappano, 2012) 的异军突起, 且在不断加

[收稿日期] 2015-04-02

[修回日期] 2015-04-28

[DOI 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15.03.002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慕课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机制设计研究”(DIA140306)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社会选择和效率理论研究”(70973036)。

[作者简介] 李明华,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minghual1@gmail.com), 研究方向: 教育经济学、新兴教育市场、教育机构改革、教学模式、农民工教育。

速发展中。MOOCs 的兴起形成课程市场,挑战以大学为轴心的课程打包出售的学历学位市场。MOOCs 除了公认的网络课程以外,还在发展内核教学模式(网络课程+本地大学教授面对面深度参与教学),或混合模式(Bowen et. el, 2013; Getting Smart Staff, 2012;),最受学生欢迎,最有发展潜力,奠定了 MOOCs 进入主流高等教育市场的教学模式基础。MOOCs 革命的真谛是形成进入高等教育学位市场的独立课程市场,形成课程层面的教育认证体系,敲开大学对其学分认可的大门,蚕食大学按学位打包出售给学生的内部课程市场,大学进入“瘦身”,进而“空壳”化阶段(李明华, 2013)。MOOCs 课程将冲击中国的大学,迅速淘汰劣质课程,更新和提升课程,短期内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就将远超过多年的高等教育质量工程。

与我们对 MOOCs 革命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论判断相对应的是,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MOOCs 在世界和中国从诞生到获得迅速发展,已经到了大规模运行阶段。美国有 edX、Coursera 和 Udacity 三大平台,中国也有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上海市课程共享平台、地方大学联盟 UOOC 平台等。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 MOOCs 也很活跃。MOOCs 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最引人注目的引领方向。MOOCs 威力之大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反映。笔者 2014 年 12 月见到北京大学张铭教授,她正在用中文在美国 edX 上教“数据结构与算法”课,视频附英文字母,7000 多名学生修读。其中,中国学生约占 25%,令人称奇的是,印度学生居然也占 23%。

虽然过去三年 MOOCs 的发展并没有如理论预测的那么清晰,但趋势却日益明显。MOOCs 革命发展中最具里程碑的就是课程认证和大学学分认可(Fain, 2013; Jaschik, 2013; Meyer, 2013)。MOOCs 最主要的机构 edX 在今年 4 月宣布建立“全球大学一年级学院”,世界任何地方的学生选修 edX MOOCs 课程达到规定标准都可以获得大学一年级学分。edX 今年秋季率先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由 edX 提供 MOOC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认可学分(Straumsheim, 2015)。这是 MOOCs 革命里程碑式的成就,证实了我们两年前关于 MOOCs 必然形成打入大学课程学分市场的预测。了解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 MOOCs 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也将是革命

性的。

当 MOOCs 在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领域大显身手时,MOOCs 的各类变种在基础教育也获得长足发展。有的是独立发展,如可汗学院的微课程,完全是可汗学院的创造;有的是受到 MOOCs 革命的影响,但不选用 MOOCs 的课程方式,而是选用可汗学院的微课程模式,如华东师大的慕课中心。其实,在基础教育领域,今天微课程的异军突起其实是网络课程在其中的独立发展,本质上与 MOOCs 无关。但是,MOOCs 以其革命的姿态冲击着高等教育,迅速获得社会的关注,使得人们以 MOOCs 在基础教育发展的名义来推广微课程。由此亦可见 MOOCs 革命的巨大冲击力。

今天谁也不敢说 MOOCs 到底会把教育引向何方。MOOCs 是一次难于预测去向的革命。仅仅讨论 MOOCs 本身有多大的发展容量是缺乏见识的。这是一次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教育革命,碰巧是从 MOOCs 开始。重要的是,社会各界已经被“激动”起来,技术和创新的魔鬼已经被放出,从此无可收拾。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开始用技术和创新来重新审视教育的各个方面。我们无法预测创新最后还会走多远。今天,我们本着用技术和创新来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看看这个革命会导致未来的中小学如何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治理。我们小心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来做分析,并且试图与中国传统教育结合,看看教育现代化前沿的 MOOCs 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结合是否会生成一种有生命力的新的学校模式。当然,这表明,我们也是盲人摸象,仅仅是一个视角。

二、课程市场的理论预测

本人对课程市场曾有理论预见(李明华, 2011a),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边界理论研究大学的组织边界,提出课程市场与大学课程供给的替代关系理论,预测了课程市场的出现。本文将运用该理论分析 MOOCs 出现后的基础教育课程市场,从而对学校治理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做理论探讨。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1937 年提问(罗纳德·哈里·科斯, 1937),企业确定组织边界的依据是什么?企业为什么没有大到包罗万象,把一切经济活动都囊括其中?既然个人间可以

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合作,为什么还要企业?为什么不都是“个体户”?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来界定企业的边界,理解企业边界的变动。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的费用,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企业的存在是为了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选择市场还是企业,取决于两者形成的费用的高低。企业的组织规模或其边界也将随企业的“内部管理费用”与“交易费用”的变化而变化。(罗纳德·哈里·科斯,1937:36)如果由于技术的变化和制度的进步而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则企业规模也会下降。我们尝试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学校的边界并预测其变动。

今天的主流基础教育市场是正规教育的全科打包买卖^①市场,学校出售的教育产品单位是全科教育项目的所有课程和活动的全体,即正规教育的全科打包产品,而不是一门门的课程。在什么条件下,课程市场与学校的课程供给会出现替代关系?

今天的学校雇佣教师,招收学生,教师在学校当局的安排下为学生授课。但是,学校是个松散耦合组织(loosely coupled organization)(GAMORAN et al., 2000)^②,其“生产”活动是单个教师和学生组成一门门的课程教学组织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教学这一“生产”过程早已基本“个体户”化了。为什么教师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户”,像孔夫子那样自己招收学生,自行通过市场交易把“教”卖给学生,而要受雇于学校,再由学校把教师的“教”卖给学生?这样的思考就把现代的学校制度与孔夫子的个人行教的中国传统教育连接起来了。

课程层次的交易可以发生在校内,那叫内部交易,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学校那样;也可以发生在学校组织的边界外,那就是市场交易。如果课程层次的交易费用降低,教师作为个体户与学生在课程层次的交易费用低于学校雇佣教师的内部管理费用,则教师个体户取代学校组织提供课程就更为经济。

进一步来说,近年来“课程生产的协同效率”在学校外获得了专业性的进步。于是,高水平的“课程”开发不再是学校单个教师力所能及,而成为一个专门的“产品”领域。课程需要从学校独立出来,需要科学化、专业化。任何一门课程,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公司和品牌;“个体户”教师可以获得所选公司的认可使用其品牌的课件和授课方

式,乃至于授课网络平台。于是课程的水准与今天学校的“个体户”教师的效率和水准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进步。原来,今天的孔夫子表面上像是教书个体户而其实倒才是真正专业化教师,是融合了所有专业化成果的课程教师,而不像今天学校里的教师那样基本是个人自管自己的课程。

学校内部交易费用与教师个体户形成的市场交易费用,谁大谁小?如今,有什么因素使得学校模式存在的理由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将导致课程交易费用发生巨变:

1)信息成本大为降低,原本不可能的信息披露和分析成为可能;

2)单个教师招生、学生课程报名、付费、教室安排、学业登记、教务和学生成绩的登记等“操作”全自动化。这种变化会导致学校的课程交易的日常性成本几乎归零,使得学校这个“企业”组织发生“市场”取代“企业”的巨大变化。

3)课程交易成本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成本部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认证制度的变革将大幅降低这方面的成本。一个有效率的网络时代的教师和课程认证体系可以比学校更有效率地建立信誉。

可以预测的是,互联网的出现必然导致主流教育市场出现课程市场,具有大规模地蚕食现有学校的课程供给的地位和能力。MOOCs 的出现导致课程市场的出现,我们关于课程市场的理论预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现在从 MOOCs 的视角来看,独立课程市场会引起学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代孔夫子会有什么特别的角色?

三、独立课程市场对学校内部课程市场的渗透

在美国,网络课程早就渗透进 K-12 的选课范围。美国网络教育刊物 Education Next 2011 年有篇题为 Future Schools 的文章(Schorr & McGriff, 2011),介绍了主要是服务于低收入社区的特许学校集团 Rocketship Education。该文说,已有几百万学生至少修学了一门网上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获得学校承认学分,或者是 AP 课程。在美国,AP 课程不但可以获得学校的学分认可,还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获得学生未来大学的认可。该校运用 e-learning

与实体教学融合起来,改变教学模式使之成为加州贫穷学校学生学习成绩最好的 15 所学校之一。有的教师不必有教师资格,从而节约大量教师经费。学生运用课件学习基本知识,教师集中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个别帮助。

美国早存在 K-12 的独立课程市场,并且大规模、不间断地渗透进学校的内部课程市场。有研究报告指出(Skinner, 2002), 2001-2002 学年,约有 4 万到 5 万名学生(K-12)至少选修一门网上课程。其中大部分是高中生。约 7700 所公立初中和高中(占 41%)提供网上课程。该报告介绍的 Hudson 高中学生选修网上课程案例中,一名学生在学校虚拟课堂实验室上一门由马来西亚教师教授的媒体课,另一名学生在上一门由乔治亚州教师教授的多媒体课,还有一名学生在修一门在麻省的另一个地方讲授的美国研究课程,而该课程同时有来自于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的学生选修。校长表示,网上课程提供了许多他们原先不可能开设的课程。如果没有网上授课,他们几乎不可能开设 128 门网上课程。40 名学生每个学期都要选网上课程,每天穿梭于网上网下课程之间。该高中通过虚拟高中获得网上课程。该虚拟高中在全美 28 个州和 8 个国家拥有 200 个会员学校,当时有 5000 多名学生,分布在 65 个国家。这所虚拟高中从州政府获得财政资助,对本州学生免费,对外州和外国学生收费。那一年,美国已有 1600 名全职或兼职的网上课程教师。这所虚拟高中其实就是网络高中课程的非赢利供应商,向现有学校提供网络课程,这就是独立课程市场的例证。由此可见,独立课程市场远在 MOOCs 出现前就已出现,符合我们的理论判断。

中国原本早就可以有非常繁荣的基础教育的独立课程市场。10 多年前就有若干全套的中小学网络课程网站,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究其原因是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承认现代孔夫子的地位。对独立网络课程的需求来源于学校对校外课程的开放和学分的认可。如果学校不开放,对独立课程的需求就被学校压制住了,而那些起早的弄潮儿却没有办法存活到市场开放的好日子。

可汗学院的微课程创新却提供了中国先知先觉者又一个撬动体制对课程市场封闭的武器。微课程最厉害的地方是可以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存活和发

展。每门微课程大致就是一个知识点的短视频课,完全是一门课程的构成零件。今天的任课教师都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在自己的课程教学中使用微课程而不会否定自己的教师资格,也不会降低自己的教师档次。实际是,今天使用微课程的教师往往是可以得到嘉奖的。微课程是一个可以打入目前教育体制这个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行者。看目前的发展势头,微课程在中国还会发展。要不了多少年,千千万万的微课程就可以组合成成千上百门完全的网络课程,即所谓的 MOOCs。到了那个时候,教师可以改善适合自己教学的 MOOC 的回旋余地将越来越少。如果不是成心想把学生听课的体验降低,教师将越来越不需要自己讲课。我们毫不怀疑,给予足够的发展时间,未来由微课程组合发展起来的适合基础教育的 MOOCs 将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远隔千里的学生和老教师就像在同一个教室。MOOCs 的水平是如此之高,教师将不再与机器人教师 MOOCs 竞争,而成为学生的学习“保姆”,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学生学习的监督者,信息资源的组织者和应用指导者,教师几乎不上课。教师家长经常“见面”,讨论学生的成长。

我们生存在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段,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不变的规则就是: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高科技正在改变教育的各个层面。微课程和 MOOCs 导致教学模式发生改变,教师的角色重新定义,那么与教学相关的各类物质资本呢?学生和教师的活动改变了,学校的物理框架改变吗?教室、实验室、设备、电脑网络、大楼、操场等呢?学校环境会如何改变?教学组织、学校的组织结构、校长、管理部门等会如何改变?还有我们所认知的学校吗?一个校园里是一所学校还是多所?学校组织一定要有校园吗?这些都是开放性问题。

MOOCs 所产生的独立课程市场代表着课程生产和教学的社会化。学校或教学组织将不再自己提供课程,而是依赖社会化的课程。同样,课程和教学设施的服务也社会化:实验设施、体育课设施、多媒体小电影播放室等都将社会化,开放给任何有资质的办学者使用。这些有资质的办学者就是“当代孔夫子”,他们是以个人名义办学的教育家。

四、未来的“当代孔夫子”办学

于是,今天意义上的学校没有了,孔夫子又回来

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学习导师,或者叫“学习保姆”。这个“学习保姆”陪伴学生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学生修学科类课程都是 MOOCs。每个“学习保姆”带 5-8 名学生。若干个家庭雇佣一名“学习保姆”。这些家长组成的家长会议就是这个学习组织的“董事会”,决定他们的孩子学习的一切大事。而与学习相关的其他教学物质资本都由社会化提供,包括由市场或国家提供。

孔夫子所代表的教学模式、办学模式是有中国教育渊源的。首先,办学模式是孔夫子自己办学,而不是官方或有资本者办学,是地地道道的教育家办学。孔夫子所代表的教学模式对今天的教学方式改革有极大的学习价值。从《论语》看,孔夫子没有像今天的老师那样只管自己讲课,让学生听课而已。孔夫子完全是互动式教学,大部分是学生问,孔夫子就问题讲课;学生不明白或要讨论的,也是先鼓励,孔夫子再作进一步阐述。这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教学方式。这种办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以前的私塾就是这样。今天的学校制度和教学模式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应该在富裕的社会里被个性化的办学和教学模式所取代。在选择取代模式时,孔夫子模式及以前的私塾模式大有借鉴价值。

当然,这可不是鼓吹复古。国家应实行“现代孔夫子”认证制度。“现代孔夫子”必须是教育家,他身上承载着孩子的利益、家长的利益、国家的公共利益。因此,“现代孔夫子”首先必须按照国家的利益筛选,由国家通过法定程序确定谁有“现代孔夫子”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办学;“现代孔夫子”在办学过程中要常规性地接受国家的检查监督。

以下是我们的猜想,以便形象地解说我们对未来学校的理解。

李先生获得红山市“当代孔夫子”的资格认证,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教。当地政府规定,一名“当代孔夫子”最多带 8 名学生,且必需全日制工作,国家不发工资,也没有任何待遇。政府对像李先生这样的“当代孔夫子”行教有诸多规范。例如,他(或她,以下略)必须执行国家的课程政策,对学生教育必须充分且达标,必须执行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不许体罚学生等。同时,李先生每收一名学生可以按照当地生均教育经费获得供李先生支配的教育经费。李先生的办学理念深得不少较高水准的中产阶

级家庭的青睐。按照他与客户的协商,他招收了 5 位学生,按生均经费 5 万元计算,一共得到政府的 25 万元。5 位学生家庭愿意额外每个学生增加 2 万元。如此,李先生每年的经费预算有 35 万元。这 5 位学生家长和李先生共同组成“学校”董事会,决定李先生的个人收入和福利每年开支为 25 万元,其余 10 万元为孩子购买 MOOCs 课程和其他教育社会服务的开支。董事会审议了李先生关于课程和学习活动安排的方案,并作出决议,由李先生执行,并有一系列的监督措施。在这个仅有 5 位学生的学校中,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承担经常性的教学活动。日常的教室是这 5 位学生的家人每个月轮流一次,一般使用客厅。

一个典型的早上,5 位孩子 8 点准时来到了客厅教室。李先生与孩子们简短交代了一天的学习活动安排,然后开始上第一节课,如同孔夫子与他的学生那样,师生对话式讲课,题目随意,内容包括科学、人文、日常生活等应有尽有。课间休息形式多多。第 2 和第 3 节课,学生探讨汶川地震的原因。学生们先看一段李先生为他们挑选的 20 种地震原因的 MOOC 视频,然后指导孩子们检索相关信息,分析信息,最后由孩子们做出研究报告并由李先生评论。课间休息后,11 点开始上英文课,今天有一位英文教师与 5 位学生练习口语。午饭就是该家庭提供的营养午餐,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下午一点半,李先生带孩子们准时来到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站(由一所比较高水准的中学校园改建而来)参加一节面对面语文课,共有 20 位学生参加。当然,李先生要付费给这位语文教师。而社区教育公共服务站则按规定免费使用。此后是一节体育课,当然也要付费。然后李先生带 5 位学生回到客厅,李先生与学生们总结了一天的活动,商量明天的活动,然后,下课,回家。这就是李先生和孩子们典型的一天。

有位从他国来的访客说,他们的教育仍然如同我们今天的那样,学校仍是上千个学生。这位访客看到这样的学校,若有所思地说:“哦,学校也可以这样办啊!中国真富有!”对呀,富裕起来的中国就要办最符合学生发展的、家长满意的、国家认可的教育。有这种多样化的教育,还害怕培养不出大批具有创造性的、有独立思想的、热爱中国的人才吗?

因此,未来的学校教育活动都分散在“学习保

姆”即“现代孔夫子”和学生们、家庭教育“董事会”以及各种社会化的教育服务机构的活动中。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员和机构称为微观的教育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活动,经常性的活动也受当地政府的依法行政的教育行政管理。这个格局就是未来的教育治理。

五、“校中校”或是一种“轻便”的未来学校 诞生和发展机制

“校中校”可以形成一种办学竞争的常态机制:校园及其之上的建筑、图书馆及设施(以下统称为学校物质资本)可以是开放的公共教育物质载体,开放给教育管理当局同意而又有资格办学的教育家(个人即“现代孔夫子”)或团队办学。如此,有新的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和机构就不必撬动巨大的学校物质资本投资,仅需合适的办学团队即可。这种新的学校进入体制创造了新的选择机制。因为不需要物质资本投资,资本的门槛降低,从而使得大量有资格而却缺乏资本的教育家可以兴教办学;又因为有资格的教育家间的竞争,那些有资本而缺乏教育家竞争力的人或团队将被赶出市场。教育家将获得办学的自由,而学生及其家长则获得空前充分的选择机会。葛大汇教授^③形象地把学校物质资本的开放比喻为公路,合格的驾驶员可以开着车上路,而不是让建设公路的机构自己开车办交通。在这个公共通道上建立的学校群有三类与今天的学校不同的最基本的(子)组织,每个组织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

一是学校物质设施及其服务的供给者,简称为“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拥有和管理学校的主要物质设施,如建筑物,以及其中的教室、教学仪器设备、图书馆等。

二是提供教育项目的组织。它不是单一的组织,完全可以是无数个互相独立的教育机构,甚至可以是“现代孔夫子”,这就是所谓的“校中校”。他们特点相同,都缺乏教育的物质资源,但有教育的人力资本,即教师和有关的教学辅助人员。这与今天的学校组织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教学组织仅仅有人力资本,而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仅有教学的物质资本,这种学校模式可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分离”模式。

三是在校园里,即这个小的教育市场上,对各种

教学活动进行规范的规则的制定者和日常规则实施的监督者,有时是管理者。我们可以把这类组织称为学校的内部市场管理机构。

三类组织互相独立,如财务独立,人事独立,互相之间通过学校内部规则建立服务和活动的交换。

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对校园财产或是有产权,或仅仅有使用权,比如校园土地、广场和花园、设施、大楼、大型电脑、实验室等。这些设施通通可以算成校园硬件,但也不能完全算成硬件,应该说是实体的物件。如校园雕像,不能简单说成是硬件,它是一种文化;再如大楼前的小花园,代表的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校园的各类财产不能完全看成是硬件。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对这些东西拥有产权,拥有支配权,有权遴选在校园提供服务的教学组织。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用自己的资源提供服务,出租各种实体物件,如学习中心或其中的教室,甚至是某个教室几个小时的使用权。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实现校园文化和教育市场的定位,帮助实现并有意地繁荣学生的校园活动。

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对校园服务供应商有选择权。校园服务供应商最重要的就是办学者。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有权决定什么样的教学组织可以在本校园举办教育项目,例如提供设施给 A 学校,而拒绝 B 学校。

“学校”有自己的定位。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首先要确定校园的定位:提供什么档次的教育,如什么风格,什么教育类型,什么专业组织等。校园服务供应者自己不办教育项目,但它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机构入驻来决定自己的风格。所以他有自身的市场定位,有自身的学术档次,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教学供应者决定自身的市场定位、档次和文化等。他通过以下举措来实现,如校园布局、设施、建筑风格选择等。比如说,建筑设计的风格要和入驻者协调一致。拥有高档建筑的校园往往会选择高档的教育项目供给者。对教学以外活动的取舍也很重要,例如高雅的活动展示高雅的定位。

第二类组织机构可称为“教育项目提供者”,是独立于学校教育物质设施当局之外的组织。它可以是独立的组织,也可以是很多独立组织联合构成的大机构。这种机构可以是非盈利机构、国营机构、个

人、合伙人团体,也可以是企业组织等。它可以是单一的教学组织,如某机构在某校园中提供计算机教育,也可以是连锁型的。

教学组织互相独立降低教育项目和教师间竞争的门槛,导致竞争激烈,推动教学进步,进而实现学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分离,教育家办学的资本门槛降低或取消了。在今天的制度下,教育家有想法,想办学,没有资本怎么办?拿到资本后,教育家听资本家的,还是听自己的理念?事实上,大部分想办学的教育家是“南柯一梦”,教育家办学的可能性实际上受制于资本的束缚。今天,学校质量比任何时代都更决定于教育家的能动作用。给定物质资本,教育家的作为不同可以形成高低差别极大的教育质量。因此,教学组织与学校物质资本的分离解放了教育家,使得教育家不必是资本家也可以办学。学校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分离在解放教育家办学受限于资本束缚的同时,也解放了学生,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学生可以在众多独立的教育项目供给者间选择,还可以在独立和非独立的课程教师间选课,甚至还可以选择该校外教师的课。

开放的公共教育物质通道便利教育家办学,使得“校中校”成为教育创新的“催化”机制。

“校中校”或还有助于走出应试教育的模式。目前中国的公办学校制度处于国家教育目标和学校运行机制不兼容的状态。国家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性的人才以支撑中国未来的长期繁荣和发展。但是,学生出路都是考试“说了算”。学生天天为考试,年年为考试,考得学习不再有乐趣,学生即便是进了大学也只不过是为了毕业后的白领工作。不要说创新,就连有点大志的也很少。更为稀罕的故事是学校为了防止学生厌学跳楼而把栏杆加高。如今,大学招生选拔机制和标准在迅速多样化,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人才的标准不再会是一套高考试卷说了算的。如此巨大的变革要求中小学相应变革,要求中小学势必走向多样化,各自培养不同特点的大学预备人才。今天,优秀的学校已经在应对高考制度的变革而改变培养学生的策略。但是,许多中小学领导和教师已经习惯于过去的思维,家长们也跟不上新的发展需要,这将反过来限制大学获得多样性人才的机会。于是,这就需要有个机制容许具有教育创新设想的教育家可以以教育家的能力和资

源推进教育创新,举办新的学校,实践新的教育理念。

什么样的制度容许教育家仅仅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创办学校?在目前的制度下,教育家几乎没有机会。看看民办学校的办学要求,以及对民办学校的评估就可以知道,政府对办学有大量的物质资本的要求,如办学场地、图书数量、办公场地等,教育家缺少资本就办不了学。能找到资本的教育家凤毛麟角;少数找到资本的也往往在教育理念让位于资本的逐利动机。

所以,“校中校”提供了教育家凭借能力和资源创办学校的机会。这或许会使得提供素质教育的新学校有机会低成本地出现,进入主流,推动主流学校在竞争中变化。这样的变革会成为趋势,我们已经从 MOOCs 的革命中看到端倪,从理论分析中看出必然的趋势。把想办学的教育家从资本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恢复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本性。

“校中校”模式不但适用于全日制中小学,还应该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具有一定公共利益的教育。这就是说,公立学校的公共教育物质通道不但向教育家开放,让他们办全日制的“校中校”,还应该向一切具有公益价值的教育项目开放以增进公共利益。例如,公立学校在暑假会把物质的教育资源关闭。这是一种浪费,社会应该会更好地安排使用这些资源。今天我们禁止许多教育项目利用公立学校的空隙时间办学,这确实有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向一切具有一定公益性质的教育项目开放是公共教育物质通道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本质要求迟早会战胜实际操作的管理问题。许多课外教育项目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如暑假的中小學生夏令营教育项目,周末供孩子们欣赏和学习艺术,锻炼身体的教育项目,等等。这类公益性课外项目多如天上的星星,需要向他们提供公共教育物质通道,以提高它们的质量和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公共福利。

“校中校”提供了从现在的学校模式走向未来学校模式的便捷通道。这是目前就可以实验的。技术和市场的发育不断地为这种改革提供提供条件。“跟谁学”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跟谁学”的 O2O(Online to Offline) 创业近来引起业界轰动。他们到底提供的是什么教育平台,他们将会“动了

谁的奶酪”？

教育工作者和有东西可以教的任何人早就羡慕做生意的人可以在淘宝上微创业,一个人,几个人,甚至业余时间都可以通过淘宝做买卖。跟谁学提供了教育工作者同样的机会。可以预期的是,很快会有大批的人开始推出他们的教育产品。这是教育工作者创业的机会,也必将是教育创新的温床。一个小小的教育产品的提供者必然要以教育创新为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推动教育的创新。

“跟谁学”潜在地动了今天所有那些不思创新的学校、机构和教育培训公司的奶酪。因为教育创业的起点变得扁平了,谁都可以一试,其结果必然是适合市场者得天下。现代孔夫子的温床已经出现了。目前比较明显的是动了那些社会办学机构的奶酪,仅仅这个市场将足以让“跟谁学”获得成功。但是,这仅仅是他的市场潜力的零头。真正的市场潜力是使得体制内的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发生“地震”,其前景是全新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的出现:教育家人人可以办学的时代。我的论文和专著已经在理论上预测了这一天的到来。“跟谁学”却在实践上开启了先河。

“跟谁学”创设的不是一个简单的 O2O 教育平台,而是一项教育制度!这需要好好思考才能理解。这一制度造福于所有有创意的当代孔夫子、学生和家;并且,这一新制度将大大促进中国的教育创新,培育创新型人才,帮助中国成为培育适合自己大国地位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国的地位。

六、未来的教育治理,依法治教

前面讲到,学校治理都是通过法定程序发展而来的,那么国家在这个教育体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为什么国家要干预教育,如何才能有效地干预教育?

国家是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介入教育的。教育本身的内容也极其繁多,对不同类别的教育,国家是否都要介入,采用什么方式介入,这都是不同的。国家介入教育的身份也可以细分。国家对教育的管理是出于国家是教育的公共效用购买者的身份,还是教育供给者的身份,或是教育市场的管理者身份,亦或是几重身份的综合?

国家(公共社会)要采取行动在以下四个方面

确保教育产品的公共效用极大化:1)教育产品有足够的消费;2)教育产品的种类符合或满足公共社会对教育产品公共效用的需要;3)教育产品达到一定的标准,如“国际竞争力”;4)意识形态。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讨论国家对教育介入的特点。

为满足国家(公共社会)需求“4)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家可以用立法等方式规定教育的内容,如政治课、历史课的课时和内容;什么内容必须教,什么不可以教。这些不分私立还是公立,任何教育供给者都必须执行。这是国家对教育的依法管理,以确保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家还可以在这个方面依法实行行政管理。所以,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基本是法治,不需要国家通过直接办学来管理。

为满足国家(公共社会)需求“3)教育产品达到一定的标准”,国家以教育市场的管理者身份制定教育标准(相当于“车同轨”),如教育体系标准、年级和课程水平标准和考试等监督办法,任何教育机构都必须执行。对于这些标准,国家不需要是教育的直接的需求者或供给者,完全可以要求任何类型的教育机构遵守。从纯粹形态来说,国家为了实现对教育的标准需求,不需要成为教育的购买者或供给者。

为满足国家(公共社会)需求“2)教育产品的种类符合或满足公共社会对教育产品的公共效用的需要”,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介入教育市场,又该以什么身份介入?有时看上去是控制供给的行为实际上是控制需求。这时,国家既不是以供给者的身份,也不是以需求者的身份,而是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例如,取缔学校的课外奥数的补习等。禁止需求方的购买不容易,于是就控制供给方。难道这时国家必须是供给者才能有效地控制?不一定。国家可以以教育市场管理者的身份实施管理,以合法的行政命令等办法实施。

为满足国家(公共社会)需求“1)教育产品有足够的消费”,国家仅仅作为教育市场的公共管理者进行法律和行政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有时还必须是教育的购买者,提供足够的资助使得个人消费足够的教育。国家没有必要与人民竞争购买教育。但凡民间已经或将来愿意自己花钱购买的教育,国家应逐步退出代他们购买的轨道。待人民收入高到一定程度,私人教育支出越来越大,教育的公共边际效用

日益下降,国家的教育购买者的功能会下降。或许有一天,人民的私人教育支出大到使得教育的公共边际效用为零。那时,教育就变为私人产品,国家将完成教育购买者的历史使命。

在“在一定的条件下”,国家办学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迄今为止,各国公立基础教育都由公共社会作为教育的供给者,总体上还没有采取公共社会买单,民间提供教育的模式。但是,历史证明的仅仅是在过去条件下对的事。它将来还对吗?对于已经建立的教育,例如公立基础教育,现在的条件变化了,国家办学的优点的重要性越来越不重要,而国家办学的缺点却变得越来越明显,从而变革的时代到来了:国家将更多地以教育的购买者和管理者的身份来实现教育公共效用极大化的公共利益目标。

教育是私人产品,终将私有化。当人们的收入增加,必然更在乎他们时间的价值。社会富裕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支付能力提高,他们将愈益不在乎公立教育所带来的免费利益,而更多地考虑孩子在有限时间里学到什么,如何成长。举个例子。假设某市提供免费午餐,每天是一菜、一汤。市民贫穷时,他们视此为很大的福利,享受公费午餐其乐融融。以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买得起更好的午餐。虽然继续享用免费午餐可以省点钱,但有钱的人想,他们一生可以吃午饭的次数是有限的,而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吃午饭的机会比吃午饭的钱更稀缺。社会继续发展,大部分家庭富裕了,他们都认为更想自己买午餐了。如果这时市政府说,市民都必须吃免费午餐,不允许自己买更好吃的午餐。这时,市民就会不高兴,就会争取不吃免费午餐的权利。公共教育就像是这个免费的午餐,终将完成历史使命。富裕社会的学生不认为他们必须拿出他们的全部时间来陪这个教育的公有化,他们需要有支配他们自己的教育时间的权利。为什么?这源于教育是私人产品的终极本性。

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教育的私人产品本性日益显现,人民会更多地要求教育的选择权。从MOOCs 视角看,未来学校完全可以做到极大地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充分选择,同时国家也可以通过依法治教和依法教育行政来保证教育的公共效用极大化。国家将依法治教,法律会规定国家教育行政机

构的作用是:制定课程和各个年级学生的学习标准;规定若干意识形态上的规范;保证没有一个学生被抛在达标的教育过程之外;课程结构方面的若干规定;认证“现代孔夫子”。

如果中国在教育开放上顺应教育技术的发展和人民富裕对教育的日益提高的要求,那么中国教育培育的人将是:有独立思想,有创新精神,有多样化知识和训练。这样的人会实现中国梦,把中国推向世界的创新中心。

[注释]

①用买卖这个词来表示课程层面的交换是为了与所使用的制度经济学的用语一致。

②Gamoran, Secada, Marrett(2000).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 Chang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③葛大江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

[参考文献]

[1]Bowen, W. G., Chingos, M. M., Lack, K. A., & Nygren, T. I. (2013). Onlin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randomized trial compares hybrid learning to traditional course [J]. *Education next*, 13 (2): 58.

[2]Fain, P. (2013). Course-Size Accreditation [J], *Inside Higher Ed*, 2013-10-2.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10/02/accreditor-emerging-models-higher-education>

[3]Gamoran, Adam, Secada, Walter G. & Marrett Corab (2000).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 chang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M].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Maureen T. Hallinan.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New York, 2000.

[4]Getting Smart Staff(2012). edX & Gates Partner to offer blended MOOCs at MassBay Community Colleges [EB/OL], *Getting Smart*, 2012-11-19. <http://gettingsmart.com/2012/11/edx-gates-partner-to-offer-blended-moocs-at-massbay-community-colleges/>

[5]Jaschik, S. (2013). MOOCs for Credit [EB/OL], *Inside Higher Ed*, 2013-01-23.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01/23/public-universities-move-offer-moocs-credit>.

[6]李明华(2011a). 开放教育的本性:教育家的解放与学习者的自由 [J]. *开放教育研究*, (5): 20-28.

[7]李明华(2011b). 农民工高等教育需求、供给和认证制度研究 [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8]李明华(2013). MOOCs 革命:独立课程市场形成和高等教育世界市场新格局 [J]. *开放教育研究*, (3): 11-29.

[9]罗纳德·哈里·科斯(1937). 企业的性质 (1937) [M]. [美]奥克利弗·E. 威廉姆森和西德尼·G. 温特编,姚海鑫、邢源源译,“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08年.

[10] Meyer, L. (2013). California: Do MOOCs deserve credit? [EB/OL]. Campus Technology. [2015-02-19]. <http://campustechnology.com/articles/2013/04/30/california-do-moocs-deserve-credit.aspx>.

[11] Pappano, L. (2012). The year of the MOOC[N]. The New York Times, 2(12).

[12] Schorr, J., & McGriff, D. (2011). Future schools: blending face-to-face and online learning[J]. Education Next, 11(3), 10-17.

[13] Skinner, R. (2002). Technology counts 2002: E-defining education[J]. EdWeek, 21(35): 58.

[14] Straumsheim, C. (2015). MOOCs for (a Year's) credit[J], Inside Higher Ed, April 23.

(编辑:徐辉富)

Returning to Confucian Model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OCs

LI Minghu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develop a modern Confucian model of schooling armed with e-learning, MOOCs, and micro-lectures.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nfucius' independent teacher model may inspire today's school reform because of MOOCs and micro-lectures. Kahn Academy type micro lecture movement has given the education vi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ances to gradually change the current school models.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MOOCs and micro lectures for students, it will soon become obvious that all sorts of lectures for school students at universal education level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which will make it awkward for a teacher to insist on making lectures in classrooms. In a future school, a teacher will not just lecture, but will be a facilitator who assists, directs, monitors, and consults students for learning. This learning facilitator is quite similar to Confuciu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We call such a facilitator a modern Confucius. A modern Confucius should be allowed to establish and administer a school on his own, rather than on capital providers. Parents will empower a modern Confucius to oversee their kids learning with a major schooling base being at one of the student homes rather than at a school campus as it is today. Parents and a modern Confucius will form a board of directors who will be the decision making body of the tiny school with one modern Confucius and a few students. Governments will have the power to accredit modern Confucius, and regulate such modern Confucius schools according to related laws in ideology contro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some part of curriculum to assure social cohesion. Schools-within-a-school provides a possible path for such a reform to take place gradually and smoothly. Public schools will open their campuses including all the facilities on the campus such as libraries, classrooms, and many of the common courses to the mini-schools run by the modern Confucius. As China becomes a prosperous country, people will have increasing needs for their school choice to make sure their children get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Such a modern Confucius school system will ensure that China is to educate generations of innovative and diversified people and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dream.*

Key words: *Confucius; MOOC; micro-lecture; education market; schools-within-a-school*